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六十七回 青龍關飛虎折兵

廣成子三進碧遊宮，又來見通天教主，雙膝跪下。教主問曰：「廣成子，你為何又進我宮來？全無規矩，任你胡行！」廣成子曰：「蒙師叔分付，弟子去了；其如眾門人不放弟子去，只要與弟子併力。弟子之來，無非敬上之道；若是如此，弟子是求榮反辱。望老師慈悲發付弟子，也不壞師叔昔日三教共立封神榜的體面。」

通天教主聽說，怒曰：「水火童子快把這些無知畜生喚進宮來！」

水火童子領法旨出宮來，見眾門人，曰：「列位師兄，老爺發怒，喚你等進去。」

眾門人聽師尊呼喚，大家沒意思，只得進宮來見。

通天教主喝曰：「你這些不守規矩的畜生！如何師命不遵，恃強生事？這是何說！廣成子是我三教法旨扶助周武，這是應運而興。他等逆天行事，理當如此。你等如何還是這等胡為？情實可恨！」

直罵得眾人們面面相覷，低頭不語。通天教主分付廣成子曰：「你只奉命而行，不要與這些人計較。你好生去罷！」廣成子謝過恩，出了宮，逕回九仙山去了。

通天教主曰：「姜尚乃是奉吾三教法旨，扶佐應運帝王。這三教中都有在封神榜上的。廣成子也是犯教之仙。他就打死火靈聖母，總是天意。連我的訓諭不依，成何體面！」

眾門人未及開言，只見多寶道人跪下稟曰：「老師聖諭，怎敢不依？只是廣成子太欺吾教，妄自尊大他的玉虛教法，辱罵我等不堪，老師那裏知道？到把他一面虛詞當做真話，被他欺誑過了。」

通天教主曰：「紅花白藕青荷葉，三教原來總一般。他豈不知，怎敢亂話欺弄。你等切不可自分彼此，致生事端。」

多寶道人曰：「老師在上：弟子原不敢說，只今老師不知詳細，事已至此，不得不以直告。他罵吾教是左道傍門，不分披毛帶角之人，濕生卵化之輩，皆可同群共處。他視我為無物，獨稱他玉虛道法為無上至尊，所以弟子等不服也。」

通天教主曰：「我看廣成子亦是真實君子，斷無是言。你們不要錯聽了。」

多寶道人曰：「弟子怎敢欺誑老師！」

金靈聖母曰曰：「實有此語。這都可以面質。」

通天教主怒曰：「我與羽毛相並，他師父卻是何人？我成羽毛，他師父也是羽毛之類。這畜生這等輕薄！」分付金靈聖母：「往後邊取那四口寶劍來。」

少時，金靈聖母取一包袱，內有四口寶劍，放在案上。

教主曰：「多寶道人過來，聽我分付：他既笑我教不如，你可將此四口寶劍去界牌關擺一誅仙陣，看闡教門下那一個門人敢進吾陣！如有事時，我自來與他講。」

多寶道人請問老師：「此劍有何妙用？」

通天教主曰：「此劍有四名：一曰誅仙劍，二曰戮仙劍，三曰陷仙劍，四曰絕仙劍。此劍倒懸門上，發雷震動，劍光一幌，任從他是萬劫神仙，也難逃此難。」

通天教主將此劍付與多寶道人，又與一誅仙陣圖，言曰：「你往界牌關去，阻住周兵，看他怎樣對你。」多寶道人離了高山，逕往界牌關去。

子牙自從遇申公豹得脫回佳夢關來。周營內差人四下裏打探子牙消息。只見哪吒登風火輪，四下找尋。子牙正策四不相前行，恰好遇著韋護。

韋護大喜，上前曰：「因不見師叔，哪吒等四路去打探，不期弟子在此得遇尊顏！」

有探事官飛奔中軍，來報於洪錦。洪錦遠迎。

子牙進轅門，眾將歡喜。收點人馬，計算又折了四五千軍卒。

住了三日，子牙方整點士卒，一聲砲響，復至關下安營。

胡升在關內不知火靈聖母吉凶，又聽得報馬來報，子牙兵復至關下，胡升大驚：「姜尚兵又復至，火靈聖母休矣！」急與佐貳官商議：「前日已是降周，平空而來火靈聖母攪擾這場，使吾更變一番，雖然勝了姜子牙二陣，成得甚事！如今怎好相見？」

傍有佐貳官王信曰：「如今元帥把罪名做在火靈聖母身上，彼自不罪元帥也。這也無妨。」

胡升曰：「此言也有理。」就差王信具納降文書，前往周營來見子牙。

有軍政官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關內差官下文書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令來。」王信來至中軍，呈上文書。

子牙展於案上觀看，書曰：「納降守關主將胡升暨大小將佐等，頓首上書於西周大元帥麾下：不職升謬承司闡，鎮守邊關，謹慎小心，希圖少盡臣節以報主知；孰意皇天不眷，降災於殷，天愁人叛，致動天下諸侯觀政於商。日者元帥率兵抵關，升弟胡雷與火靈聖母不知天命，致逆王師，自罹於禍，悔亦無及。升罪固宜罔赦，但元帥汪洋之度，好生之人，無不覆載。今特遣裨將王信薰沐上書，乞元帥下鑿愚悃，容其納降，以救此一方民，真時雨之師，萬姓頂祝矣。胡升再頓首謹啟。」

子牙看書畢，問王信曰：「你主將既已納款，吾亦不究往事。明日即行獻關，毋得再有推阻。」

洪錦在傍言曰：「胡升反覆不定，元帥不可輕信，恐其中有詐。」

子牙曰：「前日乃是他兄弟違傲，與火靈聖母自恃左道之術故耳。以我觀，胡升乃是真心納降也。公無多言。」隨令王信：「回覆主將，明日進關。」王信領令，進關來見胡升，將子牙言語盡說一遍。

胡升大喜，隨命關上軍士立起周家旗號。次日，胡升同大小將領率百姓出關，手執降旗，焚香結彩，迎子牙大勢人馬進關。來至帥府堂上坐下，眾將官侍立兩傍。

只見胡升來至堂前行禮畢，稟曰：「末將胡升一向有意歸周，奈吾弟不識天時，以遭誅戮。末將先曾具納降文表與洪將軍，不意火靈聖母要阻天兵，末將再三阻擋不住，致有得罪於元帥麾下，望元帥恕末將之罪。」

子牙曰：「聽你之言，真是反覆不定；頭一次納降，非你本心。你見你關內無將，故爾偷生。及見火靈聖母來至，汝便欺心，又思故主。總是暮四朝三之小人，豈是一言以定之君子。此事雖是火靈聖母主意，也要你自己肯為，我也難以准信。留你久後必定為禍。」命左右：「推出斬之！」

胡升無言抵塞，追悔無及。左右將胡升綁出帥府。少時，見左右將首級來獻。子牙命拿出關前號令，即日回兵至汜水關。

黃飛虎領十萬雄師往青龍關來，一路浩浩軍威，紛紛殺氣。

一日哨馬報入中軍：「啟總兵：人馬已至青龍關，請令安營。」

黃總兵傳令：「安下行營。」放砲吶喊。

這青龍關鎮守大將乃是丘引，副將是馬方、高貴、余成、孫寶等。聞周兵來至，丘引忙陞廳坐下，與眾將議曰：「今日周兵無故犯界，甚是狂悖，吾等正當效力之時，各宜盡心報國。」

眾將官齊曰：「願效死力。」人人俱摩拳擦掌，個個勇往直前。

黃總兵陞帳曰：「今日已抵關隘，誰去見頭一陣立功？」

鄧九公曰：「願往。」

飛虎曰：「將軍一往，必建奇功。」

鄧九公上馬出營，至關下搦戰。哨探馬報入帥府。

丘引急令馬方：「去見頭陣，便知端的。」馬方上馬提刀，開放關門，兩杆旗開，見鄧九公紅袍金甲，一騎馬飛臨陣前。

馬方大呼曰：「反賊慢來！」

九公曰：「馬方，你好不知天時！方今兵連禍結，眼見成湯亡於旦夕，爾尚敢來出關會戰也！」

馬方大罵：「逆天潑賊，欺心匹夫，敢出妄言，惑吾清聽！」縱馬搖鎗飛來直取。鄧九公手中刀急架忙迎。二馬盤旋，大戰有三十回合。

九公乃久經戰場上將，馬方那裏是他的對手，正戰間，被九公賣個破綻，大喝一聲，將馬方劈於馬下。

敗兵報進關來：「稟元帥：馬方失機，被鄧九公梟了首級，號令周營。」

丘引聽報，只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。

次日，親自提兵出關。

黃飛虎正議取關一事，見哨馬報入中軍：「青龍關大隊擺開，請總兵答話。」黃飛虎傳令：「也把大隊人馬擺出。」砲聲響處，大紅旗展，好雄威人馬出來！

丘引見黃飛虎，左右分開大小將官，一馬當先，大叫：「黃飛虎負國忘恩，無父無君之賊！你反了五關，殺害朝廷命官，劫紂王府庫，助姬發為惡，今日反來侵擾天子關隘，你真是惡貫滿盈，必受天誅！」

黃飛虎笑曰：「今天下會兵，紂王亡在旦夕，你等皆無死所！馬前一卒，有多大本領，敢逆天兵耶！」飛虎回顧左右：「那一員戰將與吾拏了丘引？」

後有黃天祥應曰：「待我來擒此賊。」天祥年方十七歲，真所謂「初生之犢不懼虎」，催開戰馬，搖手中鎗沖殺過來。這壁廂有高貴搖斧接住。兩馬相交，鎗斧並舉。黃天祥也是「封神榜」上之人，力大無窮。來來往往，未及十五合，一鎗刺中高貴心窩，翻鞍下馬。

丘引大呼一聲：「氣死吾也！不要走，吾來也！」丘引銀盔素鎧，白馬長鎗，飛來直取天祥。黃天祥見丘引自至，心下暗喜：「此功該吾成也！搖手中鎗劈面相還。」

黃天祥使發了這條鎗，如風馳雨驟，勢不可當。丘引自覺不能勝。天祥今會頭陣，如此英勇，鎗法更神。黃天祥使開鎗，把丘引殺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更無還兵之力。傍有丘引副將孫寶、余成兩騎馬，兩口刀，殺奔前來助戰。

鄧九公見二將前來協助，鄧九公奮勇走馬，刀劈了余成，翻鞍落馬。

孫寶大怒，罵曰：「好匹夫！焉敢傷吾大將！」轉回來力敵九公。

丘引被黃天祥戰住，不得閑空，縱有左道之術，不能使出來；又見鄧九公走馬刀劈了余成，心下急躁。黃天祥賣了個破綻，一鎗正中丘引左腿。

丘引大呼一聲，撥轉馬就走。黃天祥掛下鎗，取弓箭在手，拽開弓弦，往後心射來，正中丘引肩窩。孫寶見主將敗走，心下著忙，又被鄧九公一刀把孫寶揮於馬下，梟了首級。黃飛虎掌鼓進營。

丘引敗進高關，不覺大怒：「四員副將盡被兩陣殺絕，自己又被這黃天祥鎗刺左腿，箭射肩窩，候明日出陣，拿住此賊，碎尸萬段，以泄此恨！」

丘引乃曲鱗得道，修成人體，也善左道之術。此人自用丹藥敷搽，即時全愈。到三日後，上馬提鎗，至周營前，只叫：「黃天祥來見我！」哨馬報入中軍，黃天祥又出來會戰。

丘引見了仇人，不答話，搖鎗直取天祥。黃天祥手中鎗急架忙迎。二馬交鋒，來往戰有三十回合。

黃天祥見丘引頂上銀盔露出髮來，暗想：「此賊定有法術，恐遭毒害。」天祥心生一計，把鎗丟了一空。丘引要報前日之仇，乘空一鎗刺來，刺了個空，跌在黃天祥懷裏來。

黃天祥掣出銀裝鋼來，一鋼正中前面護心鏡上，打得丘引口噴鮮血，幾乎落下鞍轡，敗進關內，閉門不出。黃天祥得勝回營，來見父親，說丘引閉門不出。

丘引被這一鋼，打得吐血不止，忙取丹藥，一時不能全愈；切齒深恨黃天祥於骨髓，在關內保養傷痕。

次日，周兵攻打青龍關，丘引鋼傷未愈，上城來親自巡視，千方百計防設守關之法。大抵此關乃朝歌保障之地，西北藩屏，最是緊要。城高濠深，急切難以攻打。

周兵一連攻打三日，不能得下。黃飛虎見此關急切難下，傳令：「鳴金。」收回人馬，再作良謀。

丘引見周兵退去，也下城來，至帥府坐下，心中納悶。忽報：「督糧官陳奇聽令。」

丘引令至殿前。陳奇打躬曰：「催糧應濟軍需，不曾違限，請令定奪。」

丘引曰：「催糧有功，總為朝廷出力。」

陳奇問：「周兵至此，元帥連日勝負如何？」

丘引答曰：「連日與他會戰，不意他將佐驍勇，鄧九公殺吾佐貳官，黃天祥鎗馬強勝，吾被他中鎗，刺箭，鋼打。若是拿住這逆賊，必分化其尸，方泄吾恨！」

陳奇曰：「元帥只管放心，等末將拿來，報元帥之恨。」

次日，陳奇領本部飛虎兵，坐火眼金睛獸，提手中蕩魔杵，至周營搦戰。

黃飛虎問曰：「誰將出馬？」

鄧九公曰：「末將願領人馬。」鄧九公綽兵刃在手，逕出營來；一見對陣鼓響，一將當先，提蕩魔杵，坐金睛獸，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陳奇曰：「吾乃督糧官陳奇是也。你是何人？」

鄧九公答曰：「吾乃西周東征副將鄧九公是也。丘引失機，閉門不出，你想是先來替死，然而也做不得他的名下！」

陳奇大笑曰：「看你這匹夫如嬰兒草莽，有何能！」便催開金睛獸，使開蕩魔杵，劈胸就打。鄧九公大杆刀赴面交還。獸馬交鋒，刀杵併舉。兩家大戰三十回合，鄧九公刀法如神，陳奇用的是短兵器，如何抵擋得住。

陳奇把蕩魔杵一舉，他有三千飛虎兵，手執撓鉤套索，如長蛇陣一般，飛奔前來，有拿人之狀。鄧九公見此黃氣，則魂魄自散，坐不住鞍轡，翻身落馬。鄧九公被飛虎兵一擁上前，生擒活捉，拿進高關，三軍吶喊。

丘引正坐，左右報入府來：「稟元帥：陳奇捉了鄧九公聽令。」丘引大悅，令左右：「推來！」

鄧九公及至醒來，身上已是繩索綁縛，莫能轉控；左右推至丘引面前，九公大罵曰：「匹夫以左道之術擒吾，我就死也不服！今既失機，有死而已。吾生不能啖汝血肉，死後必為厲鬼以殺叛賊！」

丘引大怒，令：「推出斬之！」

丘引發出行刑牌出府，將鄧九公首級號令於關上。有哨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啟老爺：鄧九公被陳奇口吐黃氣，拏了進關，將首級號令城上。」

黃飛虎大驚曰：「鄧九公乃大將之才，不幸而喪於左道之術。」心中甚是傷感。

次日，陳奇又領兵至周營搦戰。九公佐貳官太鸞大怒曰：「末將不才，願與主將報仇。」

黃飛虎許之。太鸞上馬出營，與陳奇相對，也不答話，大戰二十回合。陳奇把杵一舉，後面飛虎兵擁來。陳奇把嘴一張，太鸞依舊落馬，被眾人擒拿進關見丘引。

丘引曰：「此乃從賊，且不必斬他，暫送下囹圄，俟拿了主將，一齊上囚車解往朝歌，以盡國法，又不負汝之功耳。」陳奇大喜。

黃總兵見又折了太鸞，心下甚是不樂。只見次日來報：「陳奇搦戰。」黃將軍問左右：「誰去走一遭？」話未了，只見傍邊走過三子黃天祿、黃天爵、黃天祥應曰：「不肖三人願往。」

黃飛虎分付：「須要仔細！」三人同應聲曰：「知道。」弟兄三人上馬，逕出營來。

陳奇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黃天祿答曰：「吾乃開國武成王三位殿下：黃天祿、天爵、天祥是也。」陳奇暗喜，正要拿這業畜，他恰自來送死！催開金睛獸，也不答話，使開蕩魔杵，飛來直取天祿兄弟。三人三條鎗，急架忙迎，四馬交鋒。